

澳華新文苑

第1126期

如果愛好與謀生一致，應該是最幸福的。可惜我不是。我主業是做供應鏈管理研究與教學的，供應鏈能否順利，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同行的支持，周邊大環境更是重要。我個人的創作也是如此。

感謝南溟，力創經典

沿濱

給我很大的鼓勵。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對全書重新進行編排，進行銜接，並加入自己的力作，對書進行充實，讓全書更上了一個層次。

供應鍊管理追求投入產出比。但是，我感覺，海外華文創作似乎是個例外。像我們這樣的普通寫作愛好者，絞盡腦汁辛辛苦苦寫出來，幸運地得到出版，滿懷熱情地贈送給世界各地想要看我們書的讀者後，卻很少收到回饋。有人開玩笑地說，你這樣送書，還不如請我去吃一頓麥當勞。所以，我更感謝南溟基金的評委們，還有為我們拙作寫評論提建議的張奧利、張勁帆、鄒唯韜、天津的馬代用，中國社科院王宏森教授等人。他們又圖什麼樣的回報呢？



■沿濱近照

與動物世界簡單粗糲的叢林法則相比，人類更爾虞我詐。我一直想用自己笨拙的筆來反映我們所處的社會。以前寫詩，我用筆名“艾斯”。但當今社會，詩歌似乎被詩人們玩壞了，詩人比詩多，所以，我嘗試著寫點小說，用了我的筆名“沿濱”，開始創作《烏有七日談》，去表現我在海外華人社會看到的聽到的故事，希望這些故事能讓讀者有那怕一點點的思考。愛之深，責之切。所以，這些故事基本是負面的。負面的一般來說會給讀者的印象深一些。但是，我內心也充滿希望。所以，我在書的最前面專門加了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名言：“每個聖人都有過去，每個罪人都有未來。”

我原英雄心勃勃，想寫成《十日談》那樣的作品，但水平不夠，只寫了七天，選取了七個主題（信仰、夢想、奮鬥、愛情、教育、死亡、希望），組織了一些咱們華人的故事。我移居新西蘭二十年，搜集了很多故事素材，計劃三年前完成文稿，但自己找了各種借口，拖了又拖。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像我這樣懶且慢的人，得靠環境來逼。所以，我強迫自己2022年6月再次申請南溟基金，因為再拖下去，恐怕又是上一年的重復，作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所以，如果沒有南溟基金，我是不可能完成這本書的。但是，因為是被逼趕出來的習作，有時一天趕三四個故事，導致一些故事有些虎頭蛇尾，很是毛糙。非常感謝評委們對我們習作的包容。好在書的結構是開放性的，可容我們日後修改。

我在寫作上較為幸運。兩本得到南溟的贊助，一本少兒小說得到另外的資助出版，而且這些年在奧克蘭圖書館受到小讀者的歡迎。更幸運的是，我在新西蘭遇到了張海

峰博士，他也是我在信仰、生活等各方面的知己。海峰兄認同我的文學創作理念，

蕭老師說得好，“搞文學的人要耐得住寂寞，有一個讀者都應該慶幸。不然，就學太史公藏之名山，傳之後世。”

美國學者艾德勒與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說，百分之九十九的書只能當娛樂消遣或接收資訊用，少數的書談論的是人類永遠感興趣又有特殊洞察力的主題，而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能再努力一點，創作出像《十日談》這樣的經典呢？

我一直認為，作品創作出來之後，就不再屬於作者了，如同我們的孩子，一旦出生，就不再屬於我們，雖然我們可以影響他們。因此，我真誠地希望，並且呼喚，我們澳大利亞新西蘭的華文作者，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烏有七日談》，這幾個主題是否合適，這四十二個故事是否恰當？

我完全持開放的態度，歡迎我們澳大利亞新西蘭的華文作者，一起來集體創作《烏有七日談》。不管是誰，只要您有好的故事，我願意用您的故事來更換、充實現有的故事，爭取打造一本經典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品。

我的目標是，至少，十年後，二十年後，甚至數百年後，人們提到海外華文作品，能想到有一本《烏有七日談》，就像現在我們還想到有一本《十日談》一樣。到那時，誰會在意是哪位作者？即使在有意，對作者有什麼意義呢？

但對讀者，我相信是有意義的。澳大利亞新西蘭這這有才有才的作家，有這麼豐富的經歷，有這麼自由的寫作環境，我相信，這個目標是可能達成的。如果這樣，歡迎您聯繫我，電子郵件wangyanbin2023@hotmail.com

警惕人性陷阱——再談澳洲10月14日公投

何與懷

英語中有一句名言：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它出自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部在當代政治經濟哲學領域中堪稱風靡的巨著，是後來在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代表作。

此話有幾種譯法：“通往地獄之路，率皆由諸多善意鋪成。”或者：“人類通往地獄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鋪就的。”意思是：原本立意良善，結果卻衍生出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壞結果。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最近幾代人倡導的美好的烏托邦思想，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其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人類的繁榮、幸福和尊嚴，來自個人自由，而不是烏托邦。

哈耶克這個觀點，為普遍認同，成了常識，就像中文裡所說的“好心做了壞事”，而早在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也有確切的類似表達。他說過，善良也是分種類的。向上提升為善，具有判斷是非善惡能力的為良，有善心無良行，是一種愚善。無知即無德，無知的人是沒有資格行善的，因為無知的善良即愚蠢的善良很可能做錯事，甚至可能導致更大的災禍。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

英語這句名言更受從善惡恩惠那一方解析。這涉及人性的諸多問題。我們知道，人性有許多“陷阱”。貪婪這個陷阱很容易看到。“群思陷阱”也常常發生。人在群體中，會出現從眾心理，往往呈現出“盲目”、“衝動”、“狂熱”、“輕信”的情感和行為，每一種狀況都極具感染性，大家相互感染，形成共同行動，追求某種他們自以為絕對正確的目標。有一部書，《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就分析人們在群聚狀態下的這種心理、道德、行為特徵，解釋為何群體往往呈現出這些特點，而控制和安撫控制群體的人又是如何利用群體的這些特點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控制和統治的。

人性是個飄忽不定的存在，受兩個因素所主導：一是“自存”，是人的天性謀利本能；二是外部環境，也就是社會規則的寬鬆或嚴苛。人性不完美，有“惡”的一面，而社會又是複雜的，若沒有一套外部規則的匡束，品德再高潔的人，也難以對抗人類普遍天性。一種看法認為，人類取惡易於取善，若任由其發展，會一再做出損人利己的事，因此在組織民主自由的政體時，首先就是限制人的自存企望的過度發展，而不鼓勵人自行其是。

受善惡恩惠那一方雖然是弱勢群體，亦同樣有可能墮入人性陷阱。在當今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的一個例子，就是引起廣泛關注並為尋求解決方案而紛爭不斷的社會福利制度。其初衷是對社會最底層貧困人員的救濟，然而受善惡恩惠的弱勢群體中會有人出於人性弱點不切實際地要求救

濟，有些政客亦可能無線地向民粹主義讓步，造成福利步步升級。越陷越深的福利體系滋養越來越多的懶人、閒人，也是對其他人的財產掠奪，阻礙社會財富的創造，最終使國家的債務狀況不斷惡化，使整個社會走向全面貧困。

對當下澳洲來說，從人性的深層狀態來審視是否應在議會設立“原住民議會之聲”這個機構並因此要修改國家現行憲法，來審視澳洲為此而定於10月14日舉行的這次公投是否正確，答案應該是很清晰的。

這次公投之前，悉尼剛好發生一些與原住民相關的事件。澳洲一年一度最大的美食展Fine Food Australia於9月11日至14日在悉尼達令港的展覽中心舉行，專門幫助澳洲商業出口的澳洲外交貿易部屬下的澳洲貿易和投資委員會當然參加。據報道，和往年不同的是，它的攤位展銷的十五個食品企業全部都是原住民公司，即使它們都不具備出口資質，有些甚至還沒有網站。而其它非原住民公司則全部被排除在外。公投還沒通過，那些即使只有一個原住民成員但掛著原住民旗號的公司，就已擁有政府優先資助和獲得政府合同的特權；如果公投通過，情況將不堪設想。

9月5日，悉尼下北岸莫斯曼(Mosman)市政府否決了“大都會地方原住民土地理事會”聲稱對一塊四千方米價值一億澳元的綠地擁有產權的申請。不過，這只是該土著團體還在爭奪土地產權的三千個個案的其中一個，它發誓說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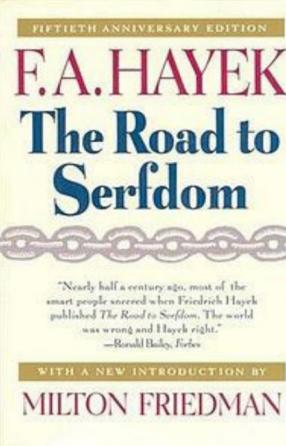
會盡最大努力爭奪盡可能多的土地產權。記錄顯示過去有三分之二成功個案，只有三分之一被否決。軍軍在新州，原住民正在爭奪的土地產權個案高達四萬個，其中有綠地、保齡球俱樂部甚至還有警察局。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公投通過，私人土地和房屋也不會幸免，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澳洲國家有關支出的6%用於占人口總數3%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根據澳洲政府生產力協會的統計，2017年，政府在他們每人身上支出44,886元；在其他居民每人身上的支出為22,356元，也就是說澳洲花在他們人身上的錢，要比其他人多一倍。這個比例歷年差不多。澳洲對原住民在醫療、住房、就業和教育等各方面有相當多的優惠待遇。但是，因為人性陷阱作怪，在原住民中，有人喜歡無限地“寬宥”，喜歡翻兩百幾十年前的舊賬，要不斷而且加倍賠償；而不“思過”，不想想如果不是因為現代文明不是因為澳洲現行自由、平等、公正憲法，他們又如何可以被尊重被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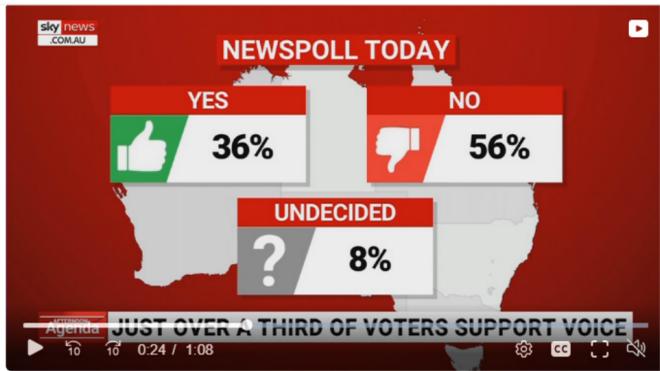
很多抱著善意對公投說YES的選民以為，公投只是承認原住民憲法地位那麼簡單，殊不知一旦承認其特殊地位，他們會“直將刺勇追窮寇”，接踵而來的就是永無休止的各種索賠和賠償，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地位和權力、土地和金錢等等，上到立法，中到司法，下到行政，可以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今後一場場撕毀並削弱澳洲的噩夢，在人性陷阱引誘下，不是不可能連續不斷發生的。

哈耶克曾經喚醒無數烏托邦者，鼓舞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今天我們尤應切記：“通往地獄之路，率皆由諸多善意鋪成。”無論初衷多麼美好，意願多麼良善，忽視人性中“惡”的一面的愚善實踐，必將帶來負面的結果。

要警惕人性陷阱，無論是在什麼人身上。(2023年9月25日)



■《通往奴役之路》封面



■關於10月14日公投的一次民意調查。(9月25日視頻截圖)

《烏有七日談》是新西蘭作家沿濱(艾斯)、海風(張海峰)合寫的短篇小說集，或者說是一部故事集，顯然，在結構形式上是對薄伽丘《十日談》的致敬，但是時代背景與內容截然不同。

烏有國的“清明上河圖”——《烏有七日談》讀後感

張勁帆

疫情期間三對夫妻/戀人為躲避疫情而躲在鄉間，沒有電話沒有網，為排遣無聊而講開了故事，每天一個主題，分別是信仰、夢想、奮鬥、愛情、教育、死亡、希望，每一個主題下有六個故事，多側面地加以反映，這樣就相當豐富了。總共四十二個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出來的國度烏有國裡，說是虛構，其實影射的是新西蘭，當然也概括了各國華人移民的典型特徵，涉及到華人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物遍及華人社會的各個階層，有牧師和教徒、教授與學生、議員和僑領、文壇旗手與媒體大佬、詩人與畫家、打工者與老板、家長與孩子……就像一幅用文字構成的烏有國華人社區清明上河圖，既有大河奔流，也有纖毫畢現。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所有故事均以烏有華人移民生活為背景，組成了一幅當今烏有乃至海外華人移民的浮世繪。”

總體來說，此書主要立足於批判性，把某些海外華人為達到個人目的所採取的種種機巧揭露得淋漓盡致，飽含著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這應該是這部書的最大價值。從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到現在，快過去一百年了，國民劣根性並無多少改觀，甚至可以說，經過文革的人性扭曲和文革後的全民經濟狂潮，國民劣根性比民國時期更加嚴重，而且隨著國門的開放，這種劣根性還蔓延到國外，給華人丟臉，也損害移民國的社會公平和社會風氣。本書的批判很有價值。

並且，由於此書涵蓋生活面的廣闊性，具有很好的實用價值和認識價值，不論是打算移民者，已經移民者，還是完全沒有移民意願者，都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知識。

作者的批判性體現在很多方面，譬如寫華人教徒瑪利亞利用教友們的善良獲得無盡的幫助，佔盡好處。所謂的繪畫大師李以染本來只是在街頭畫像的低下水平繪畫者，只因總理偶然到他的畫攤畫了張像，被他逮住機會拼命宣傳，又給國會大廈送畫懸掛，然後當做資本到中國去吹噓，利用中國媒體的崇拜迷外把自己打造成所謂繪畫大師。在《密笑與給拿》這篇裡，密笑和約書亞這對華夫婦突窮，利用一對西人夫婦教友的善心，讓人家半賣半送地大把別墅轉售給了他們。在《順勢而為的超市老板川普陳》這篇中，這位華人超市老板對兒子傳授剝削經驗說：“我給員工發的是年薪，表面上給他們一種安定的感覺，實際上給他們的活沒有時間限制，時間一長，他們就會辭職。我們再招新員工，就能避免每年給他們漲工資。再說，我們也可以避免他們知道我們公司內幕太多。”在《曲線移民的吳詩晴》這篇裡，女留學生吳詩晴通過欲擒故縱的手段讓老男人娶了自己，拿到烏有國永居身份，又讓洋老公做了絕育手術，以後又以老公沒有生育能力而提出離婚，恢復自由身，達到了曲線移民的目的。此外，在《海歸教授中國夢》，在《精明的超級爸爸》，在《種子的煩惱》，在《我不是普通人》，在《我的鄰居瑞門》，都有批判性體現。我舉的例子足夠多了，說明作者的目光是銳利的，批判也是比較深刻的。

與批判性相對應的，作者在藝術手段的一個突出特色就是反諷，語調諷刺，這反映在許多篇章中。反諷是一種漫畫式的描寫，對人物的某些特點加以誇張，作者的態度也就在其中了。如在《華社楷模范議員》這篇裡，主人公范議員組

反思華族根性的《烏有七日談》

張奧利

相信澳洲和新西蘭的讀者，對《烏有七日談》很容易產生共鳴，因為書中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發生在我們所處的華人社區。或者在各種場合中你碰到很多這樣的人，或者三五知己聚談中你聽到很多這類的八卦，又或者，你自己身上有某些相似的行爲曾不斷反思。總之，對這些故事，這些人，你似曾相識，但又不能對號入座，因為它畢竟只是一部針砭海外華人社會亂像的寓言式的虛構性作品。

從作品架構上看，新西蘭作家沿濱、海風的這部長篇小說模仿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薄伽丘《十日談》的風格，以瘟疫為背景，躲入別墅開講故事。但《烏有七日談》把聊侃設計為七天，對應新冠疫情的標準隔離期七天，恰好也與聖經情景對接，神創世紀是七日，造出了日、天、海、地、畜、人，然後安息。七日談，有一種天地陰陽連環的遐想。兩位作者結合自己的生活閱歷、人生經驗，聯手舊瓶裝新酒，虛擬了一個烏有國，卻裝進了南半球島國真實的華人社會。

作品讓三對中青年華人在新西蘭疫情期間於一處偏僻莊園隔離七日，每人每天講述一個故事以消遣，六人圍繞七個主題（信仰、夢想、奮鬥、愛情、教育、死亡、希望），故事套故事，有如人生多聲奏、多聲部。莊園雖然環境優美，設施現代化，但偏偏因斷電而沒有電視，沒有網絡，沒有手機，只有風聲海浪聲，如同一道隔離牆，與世隔絕。正是這種遠離塵囂，所以能放下煩惱，放鬆心情，真話實說，無所顧忌地侃侃自己的親身所見親耳所聞。這些故事幾乎涵蓋當地華人的各個階層，從議員、僑領、畫家、詩人、作家、音樂家、大學教授、企業老板、到油漆工、快遞員、留學生、陪讀媽媽、單親母親……每個故事都在有意無意剖露人性的深層。

在這本新書的封面後，我寫下了這段文字：七日談，七種不可忽略的人生情狀。作者以虛擬的國度，實景的生活，幽默的筆觸，構築了一幅令人尋味的海外華人移民浮世繪。人生無常，人性無形，悠悠而存，陰陽有序，可謂華族根性，盡在其中，令人掩卷三思。

建新黨的成立大會上，主持開幕式的是玄學會會長孫半仙，把范議員大大地吹噓了一通，而且說姓范即模範、典範，範字有草有水，預示繁茂滋潤。支持組黨的協會也是五花八門，包括釣魚協會、腰鼓隊、廣場舞隊等等。到了後來，范議員觸犯刑律被判了刑，孫半仙又有一套說辭，說是他早就勸告過范議員要改名字，因為其名為“范任”諧音“犯人”，但是范沒聽。於是“採訪記者和電視機前的觀眾們都連連感嘆，又聯想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一般莫名的自豪感竟油然而生。”讀來讓人忍俊不禁。在《華文旗手顧若之》這篇中，顧若之吹噓自己的家祭，從曾祖輩到祖輩和父輩，全是與名人有交情，但又拿不出任何證據，說他的右派父親死在了夾皮溝，這顯然是搞不清楚夾皮溝與夾邊溝的區別，作者明顯在諷刺他的無知和吹牛。

《油膩大叔的錯愛》中的主人公景東，靠開妓院發家，然後換個英文名字就成了著名僑領，這也是明顯的諷刺。可以說，這整部書都是以反諷的漫畫式的筆調來寫的，全書幾乎沒有予以正面褒揚的人物，有對某些可憐人的同情，但是某些可憐之人也有可恨之處，譬如《全乎命運》裡那個控制不住自己情欲而落入女房東圈套的姜教授，最後只能拋棄美麗的髮妻和失去自己尚在懷孕中的孩子。還有《不歸》裡那個回國後被反復折磨而死去的老粉紅；而那些所謂的成功者又幾乎都是靠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上位，譬如景東。

與反諷相關的是語言上的幽默，有些句子相當精彩，譬如這樣的句子：“據說京都大學的校友分為三等。頭等的必須是本科在京讀的，如同皇后生的太子才算是血統純正。次等的是從外校考進京都大學的碩士或博士的，如同妃嬪生的終於翻身也得了皇子的身份。三等的是非京都大學的畢業生但後來突然升格成了京都大學的校友的，如同皇帝微服私訪一不小心與民女產生愛情後生的龍子。”這樣的比喻委實很妙。

本書還有一個藝術特點是出乎意料的情節反轉，如在《浪子回頭》這篇裡，兒子因為房子繼承的問題與母親鬧得很不愉快，離家出走了，後來經過教會的人做說服工作，與母親和解，而且表示同意母親的選擇，將房產捐給教會，本來故事到這裡似乎達到了大團圓結局，誰知作者突然來了一個反轉，寫出兒子在捐捐協議中留下特別條款，規定房產先要轉變為家庭信託基金財產才能捐贈，而且他將成為家庭信託基金的控制人，這就是說，他可以改變捐贈的決定。原來所謂浪子回頭只是一個煙幕。這就比較有意思了，它說明了人的理念和性格不是輕易容易改變的，這也是可信的。再如《全乎命運》裡兩個同鄉，村幹部兒子奪了普通農民兒子的參軍名額，後者很失落，但是後來考上大學，成了天之驕子，而當兵的村幹部兒子卻上戰場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而死去，彼此命運發生陰差陽錯的逆轉。在《曲線救國》這篇裡，兩個同班同學，因為升入中國京都大學的名額有限，成績更好的鄉下孩子衛國在老師的勸說下，把位置讓給了縣教育局副局長的兒子良軍，各自畢業後，衛國因為境遇不好反而尋找機會移民到了烏有國，而良軍因為條件好，沒有出國，以至於後來求老同學幫他把孩子弄到烏有國讀大學，而衛國的孩子反而因為中國對海外學生的優惠待遇而去了中國京都大學讀書，圓了衛國早年沒能進入此大學的遺憾，命運再次發生反轉。情節反轉顯然是作者才情的驚喜展示。

由於這部作品自身定位在講故事，語言上敘述多於描寫，文學性稍弱。引子的部分顯得稍長，進入故事慢了。有的篇章顯得有些匆忙，故事沒有充分展開，而有的篇章又鋪排得過長，卻並不是太必要，少了些均衡性，譬如最後一篇。

瑕不掩瑜，《烏有七日談》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好書，祝賀此書的出版，期待作者在未來有更具層樓的收穫！

甚至許多光怪陸離，居住國的環境與母國的生活也有勾連，華族根性的各種光譜與我們自身也有比照。凡有海外生活經歷的人，都能透過故事的面面感受到現實的真酷性。在這樣的華人社會，既有信仰的虔誠與虛無，夢想的可期與變調，奮鬥的艱辛與暖意，也有愛情婚姻、家庭教育的困境與應變。作者採用反諷、戲謔的語言，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假亦真來真亦假，讓你慢慢咀嚼，意味無窮。

讀這些故事，你可能會感到很負面。如《虔誠的信徒瑪麗亞》，儘管每次跪在地上祈禱，但她上教會只為尋伴侶、找工作、搞傳銷，指教會油水，沉迷於世俗塵心，暴露其對信仰的虛無。《辭職的牧師》，把求神拜佛看做是與神佛的交易，一邊傳道，一邊享受物質和欲望，非常功利性。《華社楷模范議員》，一個曾經風生水起的華人議員因謀私利而鋌鎗入獄。但細細思量，作者並非故意去抹黑這些表面光鮮的人物，也不是有意挑出社會的霉點，而是一種“逆向思維”，從人性的軟弱中顛覆了人物的光環，顛覆了“美夢”的追逐，有心去探究追夢奮鬥與道德行為之間的放縱與自控，從中找出平衡點。作品寫出了華人的小聰明、左右逢源，甚至投機取巧，寫出了追求夢想的廉價與深層，追夢中個人與社會的道德行為。作者並沒有趨同於廉價的堆砌的表面的所謂正能量，而是在“逆向思維”中著力發現問題，打量醜態，反省自身，不動聲色地從反面的映像去投射深層的正能量。我們從困惑中、懷疑中，感知著人類良知的正能量，咀嚼普世的價值觀念。

也許有讀者覺得這些多帶灰色色調的海外游子，對於故土和新鄉都是回不去也融不進的“局外人”，他們的尷尬是因其個人的經濟目標受到制約。我倒覺得，海外華人是全球化格局下的“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他們的窘迫不在於環境不在於經濟，而在於價值觀的取向，何去何從取決於你能否脫胎換骨，在大時代中順應潮流。

作者正是在這種人類文明的公序良俗上審視華人社會，讓我們反思海外華人如何讓自己的個人價值不再虛偽。或許，這正是“七日談”給我們帶來的啟示，也是南溟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用心。